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Dick Francis

青 闰 张泽民 译

烟幕

群 众 出 版 社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烟

幕

(英) 迪克·弗朗西斯 著
青 闰 张泽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幕/(英)弗朗西斯著;青闰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Smokescreen

ISBN 7-5014-1976-0

I. 烟… II. ①弗… ②青… III. 侦探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488 号

责任印制:连生

烟 幕

[英]迪克·弗朗西斯 著

青 闰 张泽民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47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976-0/I·804 定价:14.0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内 容 简 介

主人公爱德华·林肯是一名出色的动作片电影明星，在拍片的过程中经常受到虐待狂导演伊万·本特罗的种种刁难和折磨，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副好脸。爱德华·林肯为了合作愉快，总是忍气吞声，一让再让。有一天，他和妻子佳丽一块去看他们的好友娜丽萨，得知她患了不治之症。娜丽萨委托林肯远涉重洋前去南非调查她的赛马屡屡失败的原因。在那里，爱德华·林肯九死一生，历尽磨难，终于查清了事情真相，并巧设妙计将文质彬彬却又居心叵测的丹尼罗捉拿归案。

本书视角独特，情节曲折，加之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读起来像是在喝浓咖啡，让人兴奋不已。尤其对南非鲜为人知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作了细致入微的精彩描述，烘托出一种神秘动人的气氛，同时对拍电影、赛马、淘金、炒股、历险以及家庭生活都描写得准确可信、栩栩如生。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像迪克·弗朗西斯这样）描写得如此真实贴切，既让人心痛欲裂又令人愉悦开怀，从而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1

我愤愤不平，掐算着让我闹心的事儿：

热汗淋淋、饥肠辘辘、浑身不适，而且疲惫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

真够劲儿。不管从哪方面说，都够劲儿。

我坐在一辆特制的空气动力赛车的驾驶室里，这是一辆石油大亨的儿子抛弃的破玩意儿。一连三天，我大多数时间都坐在那里。放眼前方，只见太阳将广袤的平原曝晒得平平展展，和缓地伸向远处褐紫相间的小山。时间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那些层峦叠障仍呆在原来的地平线上纹丝未动，因为那辆时速 150 英里的特制车并没有前进。

我也没有前进。我闷闷不乐地望着扣在我手腕上的那副锃亮的、坚固的手铐，一只胳膊横过方向盘，另一只胳膊放在外边。因此，实际上我已完全被铐在方向盘上，并牢牢地绑在了车上。

安全带也出了点儿小小的问题——特制车直到安全带系好才可以发动。尽管点火开关的钥匙已经丢失，但安全带还是系得牢牢的：一条带子横过我的腹部，另一条对穿过我的胸部。

我无法将两腿从前倾的赛车上竖起来，从而用脚挣开方向盘。我曾经尝试过。我身材高大，无法将膝盖弯曲到足够的程度，更何况方向盘又不是那种容易碎裂的塑料。制作像这样贵得惊人的豪华车的人，大概压根儿就没有费心去想是否要用塑料方向盘。这是那种小口径、皮盖、金属的方向盘，就像勃朗峰一样经久不衰。

我坐在车里简直烦透了。我的两腿里、脊椎上和胳膊下的每一块肌肉都蠢蠢而动，抵制着这种束缚。一条硬带狠狠地勒着我的眼睛，让我感到火辣辣的，疼痛难忍。

已经到了再次下决心挣脱的时候了，尽管我从无数次的努力中得知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拖拉抽拽、扭来转去，用尽全身力气，想挣脱安全带和手铐，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汗水再一次从脸上滚落下来，却仍像先前一样，连向自由迈出哪怕一毫米都比登天还难。

我将头靠回到装有衬垫的靠垫上，把脸转向右侧开着的车窗，合上了眼睛。我可以感受到北纬37度7月的阳光将15个小时的强热射向我的脸颊、脖子和胳膊。我甚至可以感受到我左眼脸上的热量。沮丧和痛苦使我的额头皱纹斑斑，一丝隐隐的反感透过我的嘴唇，沿着我的下巴扯动了一下那里的肌肉。

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

茫茫沙漠，万籁俱寂。

我等待着。

随后，伊万·本特罗勉强地叫道：“停拍。”摄像师们从取景窗上移开了目光。那把色彩鲜艳的大伞遮着他们和摄像器材，连一丝风都没有。伊万用拍摄日程单可劲儿地为自己扇着，只起了一点儿微风，大自然大概早已把起风的事儿忘到了九霄云外。其他人围成一堆站在手提式绿色聚苯乙烯遮阳伞的阴凉下，显得无精打采，连续几个小时的酷热使得他们筋疲力尽。音响效果师取下耳机，挂在椅背上，然后慢慢地摆弄着尼加拉录音机上的把手。电工们轻轻地关上了那些火辣辣的小太阳似的灯，它们一直在惨无人道地给太阳鼓着劲儿。

我望着阿瑞福利克斯摄像机的镜头，它一直在距我的右肩六英尺的地方拍摄着每一个流汗的毛孔。泰瑞站在摄像机后面，用一个满是灰尘的手绢擦着脖子，西蒙在为实验室写着影片底片报告。

稍微靠后一点儿，米切尔摄像机正用一千英尺的焦距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着同一画面。操作摄像机的拉吉自打吃过早饭，就没有和我交流过目光。他一定认为我会生他的气，因为他昨天拍摄的影片的大部分镜头都模糊不清，尽管他发誓说那不是他的过错。在那种情况下，我曾相当温和地问过他，只是想证实今天不会再发生意外，因为我想我实在无法忍受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拍第

623 个画面了。

从那以后，我们一连重拍了六次。不瞒你说，只在吃午饭时停过一小会儿。

伊万·本特罗曾向大家表示歉意，声音洪亮，不厌其烦。看来，我们只得继续拍摄那个画面，直到我演好为止了。尽管他改变了每两秒拍一次的想法，尽管我听从了他细致入微的多次指导，但他还是没有说过一次满意的话。

摄制组每一个前来西班牙南部完成外景地拍摄的成员，都觉察到了他跟我说话时不苟言笑、彬彬有礼的后面所带的那种敌意，我也用那种表情跟他说话。我还听说，摄制组曾为我能忍耐多久而打过一场赌呢。

那个手持宝贵钥匙为我打开手铐的姑娘慢腾腾地从最远处的绿荫下走过来，那里的场记小姐、化妆小姐，还有服装保管小姐都有气无力地坐在摊开的毛巾上。那姑娘打开车门，将钥匙插进锁孔。她那髻曲、湿润的头发已贴在了脖颈上。这是标准的英国警用手铐，是用比较硬的螺丝而不是用棘轮上紧的。她必须困难地将钥匙转上关键的几圈才能将手铐打开。

她心惊胆战地看着我，知道我不会不怒发冲冠。我至少赢得了一种微笑和轻松的肌肉运动，而且没有大喊大叫，这使她最终顺顺利利、动作飞快地打开了手铐。

我解开安全带，身体僵直地站起来，走到太

阳地。外边要比特制车里边凉快整整十度。

“重新进去，”伊万说，“我们还得再拍一次。”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撒哈拉大沙漠的空气，在心里数了五下。随后，我说道：“我要到帐篷那边喝点儿啤酒，撒泡尿。等我回来再拍。”

他们不会为这事儿打赌的，我幸灾乐祸地想。那也许是火山的一条裂缝，但那不会是喀拉喀托火山。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在那个亮点上赌一把。

没有人打算在小篷车上蒙上帆布遮住太阳。我爬进那辆小篷车，它停在那块最大的阴凉地的后面，当皮座套透过我薄薄的棉布裤灼疼我的时候，我骂了一句。方向盘热得能在上面煎鸡蛋。

我的裤腿挽到了膝盖上，两只脚吧嗒吧嗒地响着。它们和我上身穿的白衬衣和黑领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幸亏阿瑞福利克斯摄像机的广角将我从膝盖处“切”了下来。但米切尔摄像机仍在升高，升到了腰部以上。

我不慌不忙地将小篷车开到了 200 码远的一块凹地上围成半圆的帐篷边。临时搭在一棵树上的布帐撒下了一块稀薄的阴影，比在小篷车上什么都没有要好一些。因此，我将车停在那里，走到了分给我作为更衣室的帐篷边。

里边的空调像冷水浴一样向我迎面袭来，简直妙不可言。我松开领带，解开衬衣最上面的扣

子，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啤酒，然后在长沙发椅上坐下，喝了起来。

伊万·本特罗正在忙着发泄先前的那股怨气，而且不幸的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他。我以前只和他在一起合作过一次，那是在他拍摄第一部主要影片，即我出演的第七部影片之时。临到结束之际，我们彼此都嫌弃起了对方。以后只要是他作导演，我就拒绝为影片签约，双方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好转。正是这个原因，使他至少错过了两部精彩的热门片，否则他就可能抓住良机。

伊万是那些评论家们的掌上明珠。他们认为，如果导演不手把手地教，演员们是不可能演好的。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影片被叫作“伊万·本特罗的最新力作”，而且他轻信，整个事情是由于他的天才以及他个人的力量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他从来不管一个演员是不是内行，总是这样无忧无虑、自行其事。他也从来不去考虑镜头应该怎样调、台词应该怎样感人。他总是颐指气使、自作主张。

他曾经大刀阔斧地削弱一些大牌明星的重要性，将电影预告写成“本特罗指导五星布兰克小姐完成了能引起共鸣的表演……”。他对每个人都不满。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不会买他的账。

毫无疑问，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导演，具有素质极高的画面想像力。大多数演员肯定都喜欢与他合作，因为他们的薪水总是非常丰厚，他的

片子从来不会没有人捧场。只有像我这样狗屁不通的家伙才相信至少十分之九的表演应该是演员自己的劳动。

我叹了口气，喝完啤酒，去了一趟厕所，然后走出去，来到篷车边。太阳神还在古铜色的天空下耍着威风，正如常言说的“日上三杆”。

跟我们签约的这部惊险动作片的导演沉默不语、城府颇深。他经常暴饮苏格兰威士忌，从早饭前抬起一只胳膊肘，一直到上午10点才放下。那事儿发生在一个空闲的周末，当时我一个人呆在约克郡，到山上散步，星期二才返回大本营。到了大本营，发现伊万已经安顿下来，同时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束缚在慢慢地收紧。

还有那部影片的第八个镜头要拍。当他看到我走来的时候，脸上立刻浮起了狡黠的笑容，纯粹是那种凝固的、带有恶意的笑容。

他对制片人怨声载道，最后才总算说了一些让人舒心的话，但这些并不令人感到快乐。

“具有那种才干的人谁也不会随心所欲……不会拿着赞助人的钱去冒险，我们怎么能……这些天太不像话……要现实些……当然，林肯，我知道你通常不会和他合作，但这是一次危机，他娘的……其实在这次的合同中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你知道，因为我检查过……呃，实际上，我们是在依靠你的威名，我想……”

我干巴巴地插话说：“就因为我要分得总收

人的百分之四？”

导演清了清嗓子。“呃，我们亲自提醒你，是不会有错的……既然你提到这件事……是的。”

我心里好受了一些，最后作出了让步，但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外景车还在前面。我知道伊万将会举步维艰：尽管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比虐待狂好不了多少。

我猛地将篷车停在阴凉的地方，拉起帆布盖在上面，以防晒得太热。我离开刚好 12 分钟。当我走进绿荫处的时候，伊万正在向摄像师们道歉，不该把他们晾在那里。泰瑞作出了毫不领情的手势，而且我看到，他甚至还没有从冰箱里拿出一本新胶卷，也没有装好阿瑞福利克斯摄像机。没有人去费心争论。绿荫处至少有 100 度，除了伊万，谁也没有劲儿了。

“好吧，”他尖刻地说，“钻进车里，林肯。第 623 个画面，拍第十个镜头。你就积点儿阴德，让我们一次拍好吧。”

我没有说什么。在前九个镜头中，有三个都模糊不清：就剩下了今天的六个。而且我知道，其他人也都知道，伊万可以利用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我钻进车里。那个画面，我们又拍了两次。

之后，伊万想含糊不清地摇头，但主摄像师告诉他说光线渐渐变黄，即使他们再拍，效果也不会好，因为他们将不能把它配到画面中去，画

面要放在前面。伊万作出了让步，只是因为想不出什么理由继续拍下去。太阳神因而得到了我的感谢。

摄制组收兵回营了。那个姑娘无精打采地走过来，打开了手铐。两名勤务人员开始用纱布和油布裹那辆特制车。泰瑞和拉吉开始卸摄像机，然后装进箱子，准备将它们带走过夜。

人们三三两两地向帐篷那边走去。我开着篷车，伊万坐在里面，一路上我没有和他说一句话。轿车从附近的马德罗尔多镇赶来了，带来两个守夜人。说轿车是高抬了它，其实是飞机场废弃不用的一辆公共汽车，里面地方很大，既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让乘客们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公司声称订的是一辆豪华旅游空调车，而实际上却是一辆老爷车。

摄制组要住的马德罗尔多镇的那家旅馆的房间都是一个模样，没有什么档次高低之分。这座内陆小镇根本不是旅游胜地，它提供的方便会让包办度假的代理人愁白头发。但是，制片人不得不安排我们住在那里，据说是因为奥尔麦瑞尔沿岸最好的旅馆已经被几百名打算到我们这里作传奇式游览的美国人给预订了。

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中尚未被加工的部分，而不喜欢我所干的这种雕虫小技——在烟雾蒙蒙中攀岩。我日复一日地紧紧趴在岩石上，负责效果的工作人员将一桶一桶的人工暴雨

猛泼向我的头。我抱怨说，临时轧机操作员让我遭这份罪真是出力不讨好。可他们说，我作为一名特技演员工作冷点儿、热点儿算什么呢？他们一会儿吩咐我出来到岩礁上去，一会儿又要我钻进车里。而我的注意力却都集中在：以后要挣多少钱才能舒舒服服地挨过关节炎。他们说，千万不要害怕，我们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真正的伤害，只要担保费不是太高，只要你第一个月的演出费差不多像每一部影片一样。这些人是如此的可爱，制片是如此的尽心，同时又是美元、又是现金，让我眼花缭乱，心里直痒痒。

清爽干净了一些之后，摄制组全体人员晚饭前在马德罗尔多镇的一家美式酒吧相会了。夜晚暖烘烘的，特制车在闪光灯的照耀下静卧在远处的平原上，上面还蒙了一层小山包似的东西。这一天总算熬过去了。我想，到明天晚上，至少到后天，我们将会拍完整个画面，而整个画面都需要我被困在驾驶座上。假如伊万不是无缘无故地想再拍第 623 个画面，我们就只剩下第 624 和 625 个画面可拍了，那是两场侠肝义胆英雄相救的场面。我们已经拍过了第 621 和 622 个画面：从麻醉中醒来，走出困境，而且直升机也参与其中，大范围盘旋，然后缩小空中范围。特制车停在一个光秃秃、孤零零的地带，我瞥见一个人沉睡在里边。那些镜头要在影片中以广角镜头拍摄，背景真实可信，故事情节稍后以蒙太奇的叙

述形式，说明人和车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

在酒吧里，泰瑞和摄影导演正就聚焦长度展开热烈的讨论，同时用整桶整桶的桑格利亚酒来激发每一个思想的火花。在专业方面依靠灯光摄影师和康拉德而扬名的导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将一只有些冰冷的杯子塞进我的手里。我们逐渐喜欢上了这种由冰和水果色拉提炼的没有防腐剂的当地红葡萄酒。

“给你，亲爱的孩子，它的确妙不可言。”他说，随后以同样的口气对泰瑞说完了被打断的话，“所以，他使用了 18 毫米的广角。当然，每一个紧张的情节都会从画面中反映出来。”

康拉德被侧面板上的一尊奥斯卡金像的力量所感召，说着这番话，并以主席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每一个人都喊“亲爱的孩子”。他的声音自然、低沉而又浑厚，他的山羊胡总是梳得纹丝不乱，所以在圈内享有“个性导演”的赫赫大名，但在他那浮华的背后，却有着一种技师特有的敏锐思想，这使他几乎每秒钟都能在 24 个画格中条理清晰地看到生命的真髓，同时以摄影家伊斯门的那种色彩观进行思维。

泰瑞说：“比尔电影公司之所以现在还不起用他，是因为那次他在阿斯克特没有用 85 号过滤镜，却在一天内拍摄了 2000 英尺，而且没有按期在那里召开另一次例会，直到一个月后，到了赔偿的时候才……”

泰瑞身体发胖，有点儿谢顶，四十挂零，已经放弃了让自己的大名登上摄影导演宝座的想法。他已经安下心来，不再去想其他的事情，一心一意地作一名稳定可靠、富有经验并经常与人通力合作的业内人士。康拉德非常喜欢让他在摄制组工作。

西蒙和我们坐到了一起，康拉德也递给他一杯桑格利亚酒。西蒙，作为泰瑞摄制组中的剪辑员，还不敌泰瑞 23 岁时有经验，他的过分天真有时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他的工作是在每次拍摄之前操作剪辑板，仔细记录所使用的胶卷型号和尺度，同时将毛片装进胶卷盒。

泰瑞手把手地教他装胶卷，即怎样将没有曝光的胶卷缠到轴子上，完全装入暗盒，这些都只能凭感觉。学习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在光线良好的房间里将报废的胶卷装进胶卷盒，反反复复地练习，直到他们闭上眼睛也会装为止。当西蒙能准确无误地做到这些的时候，泰瑞才认真地派他装胶卷盒。但等到拍了整整一天，回到实验室的时候，才发现所有的胶卷都是黑乎乎的一片。

从表面上看西蒙好像是完全按照教给他的那样做的：走进装片室，闭上眼睛将胶卷缠到胶卷盒上，可他这样做的时候，却让电灯亮着。

他呷了一口粉红色的提神酒，懵懵懂懂地看着其他人说：“伊万吩咐我在今天拍的所有片子上面都写上‘正片’。”他想在他们的脸上搜寻到